



一部古城建造的嬗变史

——读《踏墟寻城》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许宏撰写的《踏墟寻城》，收录了作者十余篇解读早期中国“城”的论文随笔。其中既有关于古代城市考古的学史回顾，亦有从考古材料出发对城市轨迹的探索 and 解析，生动还原出中国古代城市建造的发展、壮大历史。

全书从“概念方法”“学史回观”“轨迹探索”“城址解析”等维度，分别对城市、国家、文明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精细化的讲解，对古代城市建设与发展的脉络，从整体上予以了清晰的还原。作者认为：城市，是文明时代特有的、与国家相应的高级聚落形态，是国家的物化形式。而国家，则是文明时代特有的社会组织形式，存在有强制性的统治与管理机构的社会。至于文明，无论是在英语还是拉丁语中，它都有着城邦、国家的含义。因此，城市、国家、文明，三者既相互关联，在内在逻辑上，又存在着某种递进。值得一提的是，通过对世界各区域早期文明史的研究，许宏发现最初的古代城市，无一例外都是权力中心。中国

的情形更是如此，先秦时期，许多城市的政治、军事职能一直占据绝对地位，经济职能则不断增强。

《踏墟寻城》从“聚落”到“城”再到“城市”，详细评述了古代早期城市的形成过程。那时的城市，在考古意义上，往往表现为大型夯土建筑，包括宫庙基址、祭坛等礼仪性建筑，还有城垣和壕等等。在政治意义上，则主要表现为，早期城市（都邑）就是人口相对集中、居民成分复杂的国家权力中心。随着城市的大规模崛起，就为一个国家的繁荣、文明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通过考察古城遗址，作者认为，“城市的出现与国家和文明社会的出现是同步的。”所以说，探究一座城市，可以从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方面的表现，大致了解一个国家的概貌，进而管窥那个时代的文明程度。

书中，作者结合史料和田野调查，为我们梳理出中国古代都城布局演进的精细图谱。他说，中国都城经历了四个不同的嬗变阶段。第一个时期，是二里头（约公元前

1750年—公元前1520年）至西周时代，以“大都无城”为主流。所谓“大都无城”，就是庞大的都邑一般不设外郭城，且疏于设防。第二个时期，是春秋战国时代，防御性城郭兴于乱世，各国出于军事目的，纷纷筑墙建堡，彼时的都城初步具有了防御的功能。第三个时期，秦至东汉时代，开启了“大都无城”的新阶段。为了追求城市规模，彰显大国气度，各国开始把都城修得高大巍峨，而取消了外郭城的设置。第四个时期，三国至明清时代，进入到“后大都无城时代”。在那个漫长的封建时期，城郭齐备了，还建立起了纵贯整个都城的大中轴线和严格意义上的里坊制度，与此前“大都无城”的格局形成了鲜明对比。作者进一步归结指出，依城郭形态的不同，可以将整个中国古代都城史，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实用性城郭阶段和礼仪性城郭阶段。实用性城郭阶段，城郭的建立与否，主要取决于当时的政治、军事、地理等诸多因素。而礼仪性城郭阶段，则出现了带有大中轴线的礼仪性城郭，因具有权力层级的

象征意义，这让中国古代都城的发展，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纵观中国古城建设嬗变史，因大多以土木建筑为主，建筑理念又是以“师法自然”为本，因而，当时城市的景观很接地气，城市与自然浑然一体，而少有违和感。从建筑材料的运用、建造技艺的创新等方面来看，古代都城的建设，总是服务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需要，从而彰显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整体实力。而在此基础上，去考量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又能清晰洞悉到那个时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最终为中国古代城市建筑的研究，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考古就像侦探探案，用支离破碎的线索通过推理尽可能复原历史真实，我们可能无法完全复原历史，但要怀有逼近真相的执着。”作者在《踏墟寻城》里，用丰富的考古语言，诠释出中国古城建造的前世今生。由衷的话语，道出了一代考古人的心声，字里字外所洋溢出的文化热情，更是令人肃然起敬。

刘昌宇



让孩子在科幻美学中畅想未来

六年前，李姗姗创作了神奇与活力四射的《面包男孩》，该书获得“中国好书”“优秀儿童文学出版工程”等诸多荣誉。这一次，新作《机器女孩》，作为其儿童文学创作生涯中首部少儿科幻作品，一方面延续了她在幻想文学上的创作优势，另一方面更深入地探讨了人与机器人如何和平共生这一先锋问题，因此，值得特别关注和期待。

当代科幻异彩纷呈，一部优秀的少儿科幻作品依然需要把根基建立在肥沃的文学品质上，才能建筑起科幻这幢大楼。在李姗姗的这部《机器女孩》中，我能看到她把幻想、小说、诗歌、散文、科学等多类型元素融入得自然有氛围。李姗姗的笔力婉约细腻，文风机智灵动，情节在反转中饱含深情，书中更不乏哲思阐述。

能被孩子认可拥抱的故事里，总会出现一个亲切动人、让人牵挂不已的人物。在《机器女孩》这部科幻文学作品中，令人目眩的科幻场景和悬念四伏的情节推动是两大亮点，深入人心的人物形象塑造更让人眼前一亮，尤其是主人公——机器女孩秦小镁。

在既往的观念中，“机器”与“女孩”似乎是绝缘的，而李姗姗独树一帜，用“机器”赋予了“女孩”不一样的能量。这个代表了前沿科技水平的智能机器人秦小镁，有着智慧的大脑、灵活有力的身躯、靓丽的外形；她服从机器人定律，既擅长写诗、画画、长跑、考试，又会自主学习，还能够做各类家务，帮助和保护同学和家人。这难道不是孩子心目中渴望的理想的机器挚友的形象吗？主人公人物设计的巧妙，得益于李姗姗多年来在儿童文学写作中积累的儿童思维与儿童视角经验。

李姗姗并不止步于创作出一个能迷倒小读者的机器人，而是深入探讨了科幻领域机器人题材的一个先锋话题——当人工智能发展到无限接近于人类甚至超过人类

时，人与机器人应当如何和平共生？

故事中的机器女孩秦小镁从诞生到融入家庭、学校、社会，都似导火索般引发了一系列冲突，因为她不再只是冷冰冰会思考的机器，她还具备了人性——感情。

机器女孩虽然符合隔着书本的读者的审美期待，但在未来的现实生活中并不能轻易被大众接受：除了设计出机器女孩的智能专家、博士妈妈秦以菲对机器女孩有着超越人际的亲情关爱，机器女孩每一次展露出的超凡脱俗都让身边人惊骇不已。智能机器人对人类来说是威胁？是竞争对手？

这种不安全感正是李姗姗在该书中提出的科幻命题：对人类未来即将面临的机遇与危机并存的技术手段的思辨。这些思考隐而不露，却显示出作者李姗姗早已领悟到科幻文学的独特魅力：合理的科学推想，坚实的技术细节以及技术高速发展后人类该何去何从的超前思考。

《机器女孩》还有一道灿烂的光芒：一半是充满科幻感的未来世界，一半是充满师生情、同窗情的未来校园生活写照。浓浓的中国家庭味和生活味交织的炽热情感，为《机器女孩》这部科幻作品增添了十足的中国味道。

这原本是代表李姗姗多年来书写儿童故事的个人特色，却为这部科幻作品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李姗姗用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地标与家庭亲情打造出的中华科幻美学体系，让中国的小读者从小能在熟悉的文化背景中畅想未来。这样的科幻佳作，适合每一个小读者细细品读。

《机器女孩》的创作与面世，与我国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紧密相关。人工智能上升为国家战略，青少年人工智能教育已成为教育领域的新兴优势学科。相信广大小读者能在儿童作家李姗姗真诚温暖的带领下，唤醒想象力与创造力，喜欢科幻，热爱科学。

王文



《深时之旅》

在萨米族传说中，地下世界像是人世的颠倒镜像，地面就是镜面，“生者直立，而逝者行走时上下颠倒，二者的脚彼此接触”。本书讲述的是黑暗之旅，是对地下世界的求知之行。作者见到了一些希望自己永远铭记之物，也见到了一些宁愿从未目睹之事。脚下的世界，不只安顿着黑暗和死亡，也珍藏着隐秘的人性、漫长的文明。

作者罗伯特·麦克法伦，英国作家。善长以行走滋养书写，被称为“当代最好的自然作家及诗人”。



《三只忧伤的老虎》

本书是古巴作家因凡特的代表作，是拉美“文学爆炸”风潮中最独特、最具实验性的作品之一。这本小说没有明确的故事线，开篇的场景是50年代哈瓦那最著名的夜店，经主持人介绍，一干人物纷纷亮相。而全书结构与此呼应，不同人物上场、下场，以其独特的视角和声音呈现一段“剧目”，各个篇章共同构成一场盛大而炫目的演出。

作者吉列尔莫·卡夫雷拉·因凡特，古巴国宝级作家，代表作有《三只忧伤的老虎》《因凡特的哈瓦那》《神圣的烟草》等。



《树语》

如果这颗星球上的树能说话，那它会告诉我们什么？一部人类与自然的史诗，如同《瓦尔登湖》遇见《百年孤独》，几个世纪，不同种族国家的人物命运如同一棵树，地下是家族传统的文化历史，地上是新世纪文明的枝杈，他们相遇，相识，共同为自然与生命而战。

作者理查德·鲍尔斯，美国小说家，他的作品一向信息密集、形式恢弘、话语繁多、结构精巧、意义丰蕴，重视人类信息时代的生存命运和生存困境，以文学来探讨社会问题。